

序

《大同书》者，先师康南海先生本不忍之心，究天人之际，原《春秋》三世之说，演《礼运》“天下为公”之义，为众生除苦恼，为万世开太平致极乐之作也。夫先生仁人也。是书仁者之言也。人之生也，与忧俱来，其营营扰扰者，曰惟求乐而已。圣贤豪杰，仁人义士者，曰惟为人除苦求乐而已。是故能令人乐益加，苦益减者，则其政治清明，言论进化者也。反是其于人乐无所加，苦无所减者，则其政治衰乱，言论退化者也。虽然，其进化也以渐，不可以躐等也。世界进化之公理，必始于据乱，进于升平，至太平而极矣。据乱之世，人民苦多而乐少；升平世，人民之苦乐相等；至太平世，则人民共乐，万物熙熙矣。是故据乱之世，阶级暴严。其国体则为君主专制。其执政者，皆贵族世爵。其人民为奴为臣，不得自由。其男女异视，其俗重三纲。其时之人心，则崇拜英雄，凡能杀人而建其私国之功者，则俗谓之豪杰。凡农工商民，则为时王之私属。《诗》所谓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是也。生民之苦，于斯为极。故身侷于虫鱼，命等于草芥，每逢丧乱，杀戮动辄百万（如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万）。偶遇屠伯，崇城遽成灰烬（如俾士麦火烧法师丹）。此则据乱世有国界之苦也。至若妇姑勃溪，兄弟阋墙，仁爱如张公艺，尚须百忍。贤智如唐太宗，犹射杀二兄。此则据乱世有家之苦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天地氤氲，万物化醇。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。”男女虽形体有阴阳之异，而权利实宜平等。乃身是男子，则虽蠢若鹿豕，仍然为纲为纪。身是女子，则虽圣智神明，亦惟从

夫从子。以敬姜之德，班昭之学，秦良玉之勇毅，辛宪英之清识，李易安之词章，宋若宪之经术，列于须眉男子中，亦属凤毛麟角。乃以女子身，不得一官半职，英俊下僚，莫之或惜。此则据乱世男子异礼之苦也。又若铁面银牙，斜颌圆鼻，手足深黑，蠢如鹿豕者，既见拒于窈窕之白女，亦见绝于秀美之黄姝，不许同席而食，不准同席而坐。此则据乱世分种族之苦也。先生昧昧而思之，戚戚而忧之，思所以救其苦而跻之于乐，于是而进之升平焉。虽然，升平之世，人类亦未见尽乐也。盖此时也，虽人类之阶级差平，既去专制之君主及世祿之贵族，且男女渐平，种族渐同，家庭之制，亦由大而小。虽然，又未尽也，盖君主虽去，尚有民主统领焉。世爵虽除，政权尚属少数之党员，未普及于人民焉。男女虽渐平等，然女子之嫁也，尚冠以夫姓，且一切政权，尚属男子之手，女子不得乱体焉。且斯时君主之权，虽已旁落，而财权方萌芽，资本主义继起，至使同是圆颅方趾而因贫富阶级，享用绝殊。富者尊严若帝王，娱乐若神仙。贫者衣食同牛马，起居侷狗彘，疾病终身颠连，困苦无告。诚如杜诗所谓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矣。盖资本主义者，掠夺劳动者之润余，造成特殊阶级，组织托拉司（Trust）压制群众，让城市恐慌，促成世界战争。此则升平世私产之苦也。张子有言：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”孟子亦云：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然人类以灵明骄人，视杀生为固然。入其庖厨，烹羊宰牛，杀鸡屠豕。夫众生熙熙，与我同气。剖肠食肉，以寝以处，是何忍也！然而益烈山泽而焚鸟兽，则世人歌其功。周公驱虎犀象蛇龙而放之菑，后人颂其德者。何也？则凡能杀物以建其私类之功者，即世之所谓圣人矣。此则升平世有类之苦也。先生昧昧而思之，戚戚而忧之。思所以尽去其苦，而同登极乐，于是而进于太平大同之

世矣。夫大同之世，天下为公，无有阶级，一切平等，既无专制之君主，亦无民选之总统，国界既破，则无政府之可言。人民皆自由平等，更无有职官之任。男女既平等独立，则以情好相合，而立和约，定有期限，不名夫妇。三年怀抱，二十年教养，均由公共之人本院、育婴院、慈幼院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院以教之养之。则其于父母无恩，孝道可废。及其老也，又有公共之养老院，疾病则有公共之医病院，考终则有公共之考终院，则于子无靠，慈义可废。人民既受公共之教养二十年后，公家又给之职业，虽有懒惰成性者，亦罚之入恤贫院作苦工。如此则永无失业之人。且既无室家，负担益轻，则其私产自无所用之，亦不必藏之己也。如此则私产制度废，资本主义自烟消云散矣。且于斯时，人类既安居极乐，思想日新，进化无疆，新器日多，新制日出，必有能代肉品之精华，而滋养相同者，至是又不食鸟兽之肉，而至仁成矣。兽与人同本而至亲，首戒食之，次渐戒食鸟，次渐戒食鱼，次渐戒食有生之物焉。盖人与万物，在天视之，固一体也。爱物为大同之至仁矣。于斯时也，人物平等，是之谓大同矣。此先生仁心之术也。先生仁人也，虽然，大同之道固宜遵守是书，以循序渐进，不可躐等为之。今夫共产主义，无政府主义，非不旨且美也。然其主张暗杀暴动，主张破坏现在，是故巴枯宁（Bakunin）之言曰：“一声炸弹可当十万报纸鼓吹。”则暴戾甚矣，不仁甚矣。俄国昔年推行共产党，其革命之时，大屠杀流血，且不惟革资本家之命，凡劳动界中之劳心之智识阶级，均在打倒之列，致使其国家元气大损。先生平生，最恶用兵，时称诵子舆氏“善战者服上刑”之说，故虽如俾士麦（Bismarok）之流，尝斥之民贼屠伯之列，盖恶其残害同胞也。忆昔从先生游时，先生尝诏之曰：“人有杀其子而养其孙者，可谓之慈乎！”旨哉言乎！

仁哉言乎！此先生大同主义之所以异于今之共产主义也。孟子曰：“道二，仁与不仁而已矣。”且夫大同之道，苟非其时，不可行也。今夫婆罗门佛教，戒杀放生，人道之至仁者也。印人见蚁不履，见虫不杀，其余化亦仁矣。且佛尝割臂饲鹰，割股饲虎矣，此仁之至也。虽大同世亦无是也。然而印人因以衰亡，至于今不复。是故先生尝言：“当乱世，国与国争，家与家争，人与人争，人且食人肉，何有于鸟兽乎？孟子有远庖厨之义，庶几近之。”旨哉言乎！时哉言乎！此先生大同之所以异乎佛教也。盖先生承十三世之为儒，其取精用宏，既早承其家学，更以其天继之资，从名师游，潜学于西樵，身体心会，含咀于吾国数千年来之文化，以及印度、希腊、波斯、罗马古哲之懿言，及近世英、法、德、美先哲之精英，损益今古，斟酌至当，以成是书焉。故小大精粗，六通四辟，无乎不在，无乎不备也。后有言大同者，当折衷于夫子矣。是书凡十卷，前二卷早已印行，余均草藁。岁在甲戌，由武进蒋竹庄先生之介，获交舒君新城于中华书局，谋梓以行世，盖距先生之卒已七易寒暑矣。定安抚坠绪之茫茫，独怆然而涕下，爰为校订其全书。既竣，并为钩元提要，弁言简端，以告世之读是书者。甲戌冬弟子钱定安谨序。

甲部 入世界观众苦

绪言 人有不忍之心

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，为英帝印度之岁，传少农知县府君（讳达初，字植谋）及劳太夫人（名莲枝）之种体者，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。当大地凝结百数十万年之后，幸远过大鸟大兽之期，际开辟文明之运，居于赤道北温带之地，国于昆仑西南、带江河、临太平海之中华^①，游学于南海滨之百粤都会曰羊城，乡于西樵山之北曰银塘，得氏于周文王之子曰康叔^②，为士人者十三世，盖积中国羲、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及汉、唐、宋、明五千年之文明而尽吸饮之。又当大地之交通，万国之并会，荟东西诸哲之心肝精英而酣饫之，神游于诸天之外，想入于血轮之中^③，于时登白云山摩星岭之巔，荡荡乎其鹜于八极也。

已而强国有法者，吞据安南^④，中国救之，船沉于马江，血蹠于凉山^⑤。风鹤之警误流羊城^⑥，一夕大惊，将军登陴，城民走迁，穷巷无人。康子避兵，归于其乡。延香老屋，吾祖是传，隔塘有七桧园，楼曰澹如，俯临三塘。吾朝夕拥书于是，俯读仰思，澄神离形，归对妻儿，执然若非人。虽然，乡人之酬酢，里妇之应接，儿童之抚弄，宗姓之亲昵，耳闻皆勃谿之声，目睹皆困苦之形。或寡妇思夫之夜哭；或孤子穷饿之长啼；或老天无衣，抚杖于树底；或病妪无被，夕卧于灶眉；或废疾癯笃，持钵行乞，呼号而无归。其贵乎富乎，则兄弟子

侄之闯墙，妇姑叔嫂之勃溪，与接为构，忧痛惨凄。号为承平，其实普天之家室，皆怨气之冲盈，争心之触射，毒于黄雾而塞于寰瀛也。

若夫民贼国争，杀人盈城，流血塞河，于万斯年，大剧惨痠。呜呼痛哉！生民之祸烈而救之之无术也，人患无国，而有国之害如此哉！若夫烹羊宰牛，杀鸡屠豕，众生熙熙，与我同气，刳肠食肉，以寝以处。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，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，普天下众生皆戕杀之众生而已；苍苍者天，转转者地，不过一大杀场、大牢狱而已。诸圣依依，入病室牢狱中，划烛以照之，煮糜而食之，裹药而医之，号为仁人，少救须臾，而何补于苦悲。

康子凄楚伤怀，日月噫歔，不绝于心。何为感我如是哉！是何朕欤？吾自为身，彼身自困苦，与我无关，而惻惻沈洋，行忧坐念，若是者何哉？是其为觉耶？非欤？使我无觉无知，则草木天天，杀斩不知，而何有于他物为？我果有觉耶？则今诸星人种之争国，其百千万亿于白起之坑长平卒四十万^⑦，项羽之坑新安卒二十万者，不可胜数也，而我何为不感怆于予心哉？

且俾士麦之火烧法师丹也^⑧，我年已十余，未有所哀感也。及观影戏，则尸横草木，火焚室屋，而怵然动矣。非我无觉，患我不见也。夫见见觉觉者，形声于彼，传送于目耳，冲触于魂气，凄凄怆怆，袭我之阳，冥冥岑岑，入我之阴，犹犹然而不能自己者，其何朕耶？其欧人所谓以太耶^⑨？其古所谓不忍之心耶？其人人皆有此不忍之心耶？宁我独有耶？而我何为深深感朕？

康子乃曰：若无吾身耶，吾何有知而何有亲？吾既有身，则与并身之所通气于天、通质于地、通息于人者，其能绝乎，

其不能绝乎？其能绝也，抽刀可断水也；其不能绝也，则如气之塞于空而无不有也，如电之行于气而无不通也，如水之周于地而无不贯也，如脉之周于身而无不彻也。山绝气则崩，身绝脉则死，地绝气则散。然而人绝其不忍之爱质乎？人道将灭绝矣。灭绝者，断其文明而还于野蛮，断其野蛮而还于禽兽之本质也夫！

夫浩浩元气，浩起天地。天者，一物之魂质也，人者，亦一物之魂质也，虽形有大小，而其分浩气于太元，挹涓滴于大海，无以异也。孔子曰：“地载神气，神气风霆，风霆流形，庶物露生。”神者有知之电也，光电能无所不传，神气能无所不感。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，全神分神，惟元惟人。微乎妙哉，其神之有触哉！无物无电，无物无神。夫神者知气也，魂知也，精爽也，灵明也，明德也，数者异名而同实。有觉知则有吸摄，磁石犹然，何况于人！不忍者，吸摄之力也。故仁智同藏而智为先，仁智同用而仁为贵矣。

康子曰：吾既为人，吾将忍心而逃人，不共其忧患焉？而生于一家，受人之鞠育而后有其生，则有家人之荷担。若逃之而出其家，其自为则巧矣，其负恩则何忍矣。譬贷人金，必思偿之。若负债而匿逃，众执而刑，不刑其身，则刑其名。其负一家之债及一国天下之公债者，亦何不然！生于一国，受一国之文明而后有其知，则有国民之责任。如逃之而弃其国，其国亡种灭而文明随之隳坏，其负责亦太甚矣。生于大地，则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之异体也，既与有知，则与有亲。凡印度、希腊、波斯^⑩、罗马及近世英、法、德、美先哲之精英，吾已嘏之，饮之、蒞之，枕之，魂梦通之；于万国之元老、硕儒、名士、美人，亦多执手、接茵、联袂、分羹，而致其亲爱矣；凡大地万国之宫室、服食、舟车、什器、政教、艺乐之神

奇伟丽者，日受而用之，以刺触其心目，感荡其魂气。其进化耶则相与共进，退化则相与共退，其乐耶相与共其乐，其苦耶相与共其苦，诚如电之无不相通矣，如气之无不相周矣。乃至大地之生番、野人、草木、介鱼、昆虫、鸟兽，凡胎生、湿生、卵生、化生之万形千汇，亦皆与我耳目相接，魂知相通，爱磁相摄，而吾何能恹然！彼其色相好，吾乐之；生趣盎，吾怡之。其色相憔悴，生趣惨凄，吾亦有憔悴惨凄动于中焉。莽莽大地，吾又将焉逃于其外！将为婆罗门之舍身雪窟中以炼魂魄^①，然人人弃家舍身，则全地文明不数十年而复为狃榛草木鸟兽之世界，吾更何忍出此也！

火星、土星、木星、天王、海王诸星之生物耶，莽不与接，杳冥为期，吾欲仁之，远无所施。恒星之大，星团、星云、星气之多，诸天之上，目本相见，神常与游，其国之士女、礼乐、文章之乐与兵戎战伐之争，浩浩无涯，为天为人，虽吾所未能觐，而苟有物类有识者，即与吾地吾人无异情焉。吾为天游，想象诸极乐之世界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，乐者吾乐之，苦者吾救之。吾为诸天之物，吾宁能舍世界天界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！其觉知少者，其爱心亦少；其觉知大者，其仁心亦大。其爱之无涯与觉之无涯，爱与觉之大小多少为比例焉（吾别有书名《诸天》）

康子不生于他天而生于此天，不生于他地而生于此地，则与此地之人物触处为缘，相遇为亲矣；不生为毛羽鳞介之物而为人，则与圆首方足、形貌相同、性情相通者尤亲矣；不为边僻洞穴生番、獠蛮之人而为数千年文明国土之人，不为牧竖、婢、耕奴不识文字之人，而为十三世文学传家之士人，日读数千年古人之书，则与古人亲；周览大地数十国之故，则与全地之人亲；能深思，能远虑，则与将来无量世之人亲^②。凡其

觉识之所及，不能闭目而御之，掩耳而塞之。

康子于是起而上览古昔，下考当今，近观中国，远揽全地，尊极帝王，贱及隶庶，寿至钱彭^③，夭若殇子，逸若僧道，繁若毛羽，盖普天之下，全地之上，人人之中，物物之庶，无非忧患苦恼者矣。虽有深浅大小，而忧患苦恼之交迫而并至，浓深而厚重，繁赜而恶剧，未有能少免之者矣。

诸先群哲，怒然焦然，思有以拯救之，普渡之，各竭其心思，出其方术，施济之，而横览胥溺之滔滔，终无能起沉痾也。略能小瘳，无有全愈者，或扶东而倒西，扶头而病足，岂医理之未精欤，抑医术之未至耶？蒙有憾焉。或者时有未至耶？

夫生物之有知者，脑筋含灵，其与物非物之触遇也，即有宜有不宜，有适有不适。其于脑筋适且宜者则神魂为之乐，其与脑筋不适不宜者则神魂为之苦。况于人乎，脑筋尤灵，神魂尤清，明其物非物之感人于身者尤繁夥、精微、急捷，而适不适尤著明焉。适宜者受之，不适宜者拒之。故夫人道只有宜不宜，不宜者苦也，宜之又宜者乐也。故夫人道者，依人以为道。依人之道，苦乐而已。为人谋者，去苦以求乐而已，无他道矣。

夫喜群而恶独，相扶而相植者，人情之所乐也。故有父子、夫妇、兄弟之相亲、相爱、相收、相恤者，不以利害患难而变易者，人之所乐也。其无父子、夫妇、兄弟之人，则无人亲之，爱之、收之，恤之；时有友朋，则以利害患难而易心，不可凭藉；号之曰孤、寡、鰥、独，名之曰穷民，怜之曰无告，此人之至苦者也。圣人者，因人情之所乐，顺人事之自然，乃为家法以纲纪之，曰“父慈，子孝，兄友，弟敬，夫义，妇顺”，此亦人道之至顺，人情之至愿矣，其术不过为人

增益其乐而已。

结党而争胜，从强而自保者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故有部落国种之分，有君臣、政治之法，所以保全人家财产之乐也。其部落已亡，国土无托，无君臣，无政治，荡然如野鹿，则为人所捕虏隶奴，不能保全其家室财产，则陷苦无量而求乐无所。圣人者，因人情所不能免，顺人事时势之自然，而为之立国土、部落、君臣、政治之法，其术不过为人免其苦而已。

人者，智多而思深，虑远而计久，既受乐于生前，更求永乐于死后；既受乐于体魄，更求永乐于神魂。圣人者，因人情之所乐而乐之，则为创出世之法，炼神养魂之道，长生不死之术，以求生天证圣之果，轮回不受^⑬，世界无边，其乐浩大深长，有迥过于人生之数十年者。于是人遂愿行苦行焉，弃亲爱之室家，绝人间之荣华，入山面壁，裸跣乞食，或一日一食，或三旬九食，编草尝粪，卧雪视日，喂虎饲鹰。彼非履至苦也，盖权其苦乐之长短大小，故甘行其小苦短苦，以求其长乐大乐也。彼以生、老、病、死为苦，故将求其不苦而至乐者焉，是尤求乐、求免苦之至者也。孝子、忠臣、义夫、节妇、猛将、修士，履危难、蹈险艰、茹苦如饴、舍命不渝、守死善道、名节凛然。文天祥、史可法以忠君国死^⑭，杨继盛以谏亡^⑮，于成龙为令而自炊^⑯，陈瑛为巡抚^⑰，厨仅瓜菜。吾家从伯母陈自刎而不嫁，吾伯姊逸红、仲妹琼琚守贞而抚子，琼琚至于忧死，其苦至矣。然廉耻养之于风俗，节义本之于道学。庄子谓曾参、伍胥也^⑱，不修则名亦不成也。则虽苦行耶，而荣誉在焉，敬礼在焉，所乐有在，是故不以其所苦易其所乐也。

故普天之下，有生之徒，皆以求乐免苦而已，无他道矣。其有迂其途，假其道，曲折以赴，行苦而不厌者，亦以求乐而

已。虽人之性有不同乎，而可断断言之曰：人道无求苦去乐者也。立法创教，令人有乐而无苦，善之善者也，能令人乐多苦少；善而未尽善者也，令人苦多乐少，不善者也。昔者有墨子者^④，大教主也。其为教也，尚同兼爱，善矣；而其为术，非乐节用，生不歌，死不服，裘葛以为衣。庄子曰：“其道大觳”；“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”；“离于天下，其去王也远矣”。印度九十七道出家苦行，一日一食，过午不食，或一旬一食，或不食，或食粪草，衣坏色之衣，跣足而行，或不衣不履，视赤日，卧大雪，尝粪，其苦行，大地无比之者矣。彼以炼魂故弃身，然施于全群人道则不可行。

犹太、罗马及穆护教之抑女，亦犹然也。基督乐在天国，故亦土木其身，其清教徒苦行不食，栖山闭处，亦犹佛教焉，今在西班牙之可度，犹见之也。基督不娶，绝其后嗣，神父皆不能娶。道觳不行，于是路德新教出焉，顷刻而易天下，则以其道近于人而易行故也。

夫印度自摩弩立法^⑤，严阶级，别男女。人生而为寒门下户之首陀也^⑥，则为农，为贾，为百工，为猎夫，为奴婢，百世不得列于吏士焉。若生而为女，以布掩面，终身无睹，既嫁从夫，夫亡烧死，或闭高楼，永不履地，其为礼法也如此，故男为奴而女为囚焉。苟非藉出世之法，从何脱其烦恼耶？婆罗门诸哲九十七道，思为人脱烦恼，其不得已而鸣出家、禁杀生者耶？盖原世法之立，创于强者，无不有自便而陵弱者也。

国法也，因军法而移焉，以其遵将令而威士卒之法行之于国，则有尊君卑臣而奴民者矣。家法也，因新制而生焉，以其尊族长而统卑幼之法行之于家，则有尊男卑女而隶子弟者焉。虽有圣人，立法不能不因其时势风俗之旧而定之。大势既成，压制既久，遂为道义焉。于是始为相扶植保护之善法者，终

至抑压至不平之苦趣，于是乎则与求乐免苦之本意相反矣。印度如是，中国亦不能免焉。欧、美略近升平，而妇女为人私属，其去公理远矣，其于求乐之道亦未至焉。神明圣王孔子，早虑之，忧之，故立三统三世之法^④，据乱之后，易以升平、太平，小康之后，进以大同，曰“穷则变”，曰“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”，盖深虑守道者不知变而永从苦道也。

吾既生乱世，且击苦道，而思有以救之，昧昧我思，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！遍观世法，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，求其大乐，殆无由也。大同之道，至平也，至公也，至仁也，治之至也，虽有善道，无以加此矣。人道之苦无量数不可思议，因时因地，苦恼变矣，不可穷纪之，粗举其易见之大者焉：

（一）人生之苦七：

- 一、投胎；
- 二、夭折；
- 三、废疾；
- 四、蛮野；
- 五、边地；
- 六、奴婢；
- 七、妇女（别为篇）。

（二）天灾之苦八（室屋舟船，亦有关人事，亦有关天灾者，故附焉）：

- 一、水旱饥荒；
- 二、蝗虫；
- 三、火焚；
- 四、水灾；
- 五、火山（地震山崩附）；

六、屋坏；

七、船沉(汽车碰撞附)；

八、疫疠。

(三)人道之苦五：

一、鰥寡；

二、孤独；

三、疾病无医；

四、贫穷；

五、卑贱。

(四)人治之苦五：

一、刑狱；

二、苛税；

三、兵役；

四、有国(别为篇)；

五、有家(别为篇)。

(五)人情之苦八：

一、愚蠢；

二、仇怨；

三、爱恋；

四、牵累；

五、劳苦；

六、愿欲；

七、压制；

八、阶级。

(六)人所尊尚之苦五：

一、富人；

二、贵者；

- 三、老寿；
- 四、帝王；
- 五、神圣仙佛。

【注释】

太平洋：指太平洋。

康叔：周武王九弟。周公平武庚后，封康叔为卫君，以统殷遗民。

血轮：指人的身体。

安南：今越南的旧称。

船沉于马江，血蹀于谅山：指 1883 年至 1885 年爆发的中法战争。其中马江之战清政府失败，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。谅山之战，清军在老将冯子材率领下取得了镇南关大捷。

⑥ 风鹤之警：指战争带来的恐慌。典出《晋书·谢玄传》：东晋时，秦王苻坚率众号称百万，列阵淝水，谢玄等率精兵八千渡水击之。秦兵大败，“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王师已至，草行露宿，重以饥冻，死者十七八”。人们常言的“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”即谓此。

⑦ 白起：战国时期秦国大将。秦昭王 37 年（公元前 254 年）白起率军攻赵国，发生了秦赵长平大战，赵败，赵降卒 40 万被坑杀。

⑧ 俾士麦之火烧法师丹：俾士麦今译俾斯麦，19 世纪普鲁士王国首相、德意志帝国著名宰相，史称“铁血宰相”。师丹，今译色当，法国城市。此事即 1870 年的色当战役。俾斯麦指挥普鲁士军队在色当大败法军，俘虏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及其军队 10 万人。

⑨ 以太：中国近代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传入而形成的一种宇宙本原理论。“以太”是英文 *ether* 的中文音译，又译“伊脱”“以脱”等。

⑩ 波斯：古代国名，位于今伊朗、伊拉克一带。

⑪ 婆罗门：古代印度实行种姓制度，婆罗门是第一等级，主要是僧侣。

⑫ 无量世：即无数世。这里是康有为借用佛教用语。

⑬**钱彭**：即钱铿，俗称彭祖。颛顼之孙，自尧时举用，历夏、商二朝，800余岁。常食桂芝，善导引行气，封于彭城，故称彭祖。

⑭**轮回**：佛教认为世界众生都生死轮转于三界六道之中，如车轮旋转，循回不已。唯有成佛后，人方能跳出三界六道之外，免受轮回之苦。三界为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六道为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饿鬼道、畜生道。

⑮**文天祥、史可法**：文天祥，南宋末年吉水人，字宋瑞、履善，号文山。进士出身。元军南下，率军抗元，官至右丞相。后被俘，被杀于大都（今北京），临死前作《正气歌》。史可法，明末清初人，坚持抗清，扬州城破被杀。

⑯**杨纪盛**：明朝人，因上疏揭发奸相严嵩，被严嵩陷害而死。

⑰**于成龙**：清朝人，曾任县令。一生为官清廉，是著名廉吏。

⑱**陈瑛**：清朝人，官至巡抚，居官清廉，所食仅蔬菜。

⑲**庄子谓曾参、伍胥**：庄子，名周，战国时期宋国人，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，道家代表人物，著《庄子》一书。曾参，孔子的学生，孔庙中十哲之一。伍胥，名员，字子胥。春秋时期楚国人，著名政治家。因楚国内乱，乃离楚奔吴，助吴国强盛。因反对吴越媾和，被杀。

墨子：名翟，战国时期思想家，墨家学派创始人。有《墨子》一书。

㉑**摩弩**：今译摩奴，古代印度国王，曾颁布《摩奴法典》。

㉒**首陀**：即首陀罗。古代印度实行种姓制度，首陀罗位于第三等级，主要是下层贵族和自由工商业者。

㉓**三统三世**：三统，也称三正，夏朝以寅时为始，服色尚黑，为黑统；商朝以丑时为始，服色尚白，为白统；周朝以子时为始，服色尚赤，为赤统。三世，即据乱世、升平世、太平世。

第一章 人生之苦

投胎之苦 太古之野人，甫离兽身，狃狃榛榛，全地如一而无等差，茹血，衣皮，穴处，巢居。自圣智日出，文明日舒，宫室，服食，礼乐，文章；上立帝王，下设虏奴；贫为乞丐，富为陶朱；尊男，卑女，贵人，贱狙，华族，寒门，别若鸟鱼，蛮獠、都士，绝出智愚，灿然列级，天渊之殊。呜呼命哉，投胎之异也！一为王子之胎，长即为帝王矣，富有国土，贵极天帝，生杀任意，刑赏从心，呼吸动风雷，举动压山岳，一怒之战，百万骨枯，一喜之赏，普天欢动。不幸而为奴虏之胎，一出世即永为奴虏矣，修身执役而不得息，听人鞭撻而不敢报，虽有圣哲而不得仕，虽死节烈而不得赠位，虽为义仆而不厕人列，子子孙孙世袭为隶。

夫贵贱之宜，只论才德，大贤受大位，小贤受小位，故九德为帝，三德有家，天工人亮，乃公理也。夫淫凶如高洋、杨广^②，乳臭如婴、殇、质、冲^③，以诞生王家，居然帝矣。自非然者，虽以孔子之圣，终为陪臣。若为奴者，古今万国非无卫青、丰臣秀吉之才^④，而终身奴使矣。一堕奴身，永无升拔，无涯之苦，已自胎生。彼亦天之子也，何一不幸，沉沦至此！

其投胎为巨富之子也，生而锦衣玉食，金银山积，僮指盈千，田园无极，妾妇杂沓，纵盈声色，管弦呕哑，不分旦夕，一掷百万，呼卢博激，挥金如土，富与国敌。如投胎为窳人乞丐之子也，生而短褐不完，半菽不得，终日行乞，饿委沟壑，烈风吹肤，被席带索，夜宿门廊，人所喝逐，垢污塞体，虻虱

交啄，或遇大雪，僵倒村落。其有凶谨，人肉同削，熏鼠嚼叶，疾疹并作，疮痍遍体，手足断落，血液脓秽，腥气臭恶，号泣叩首，一钱喜跃，终日行乞而不得一食，饿死沟壑而不得一席。其窳人子终身作工，计日得金，勤劳备至，未得一饱，有终世劳动，而无有少赢以娶一妻、筑一椽、买寸田者矣。夫人之生也，量工受食，一夫不作，时谓负职。故大才受大禄，小才受小禄，各出其力以供公业。今若查三标、大良、阿斗之流，昏淫颠狂，终身未尝作一日之工也。阿斗掷金叶于城上^⑥，一时而尽百万，日破百千金之古瓷而听其声；查三标夜开京城之门，先一时而费万金。而吾乡方荪壁进士，独行介节，不受赠馈，种菜而食，乃至饿死；吾外太祖陈子刚秀才，操行孤介，日食一榄，朝饮其汤而暮咀其肉焉。其他一为窳人子，则终身力作，穷老饿病，举世是矣，是遵何故欤！

若夫华族高门，膏腴世爵，春秋则代为执政，六朝则世戴金貂，著作、秘书，不屑省郎。若世爵则公侯继轨，乳臭承袭，欧土千年之封建贵族及大地各国犹是也。其他投于寒门，不得高爵，若汉制之异姓不王，明以来之文臣不为公侯，必待艰难考试乃得青衿^⑦，百人橐笔，仅一登科，虽有博学奇才，老困场屋，多终身而不售，视登第如登天。若夫印度婆罗门，刹帝利之子^⑧，世为王为师。而若投为巫士哈，若拖卑，若咩打，若冬之胎，则世为猎人，为粪夫，为件作；虽有才哲，限于阶级，无由振兴。若一见女身，永为囚系；无贵无智，役隶于男；防禁幽辱，不齿人数。在欧美不得为公民之列，在全地不得试仕宦之途。至于贱为婢妓，卖鬻由人，生命如鸟，其惨毒尤不可思议。至若堕落兽身，披毛戴角；割肉为馐，剥皮为裘；即仁如耶稣，以为天赐；日杀充庖，视为固然，曾不少怜，无可奈何。呜呼，此佛氏慈悲所由鸣因果以为解释也！即